



# 苦咖啡系列

KuKaFei Xi Lie

梦晨 / 主编

# 追索

Zhuisuo

- 三八节有感
- 墓前
- 说女人
- 谁视草木不无情
- 关于爱情
- 家
- 关于家务

■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

■ 站在门外的人

■ 也许，这才是最可靠的归宿

■ 中国女性的事业和爱情

■ 在爱情与婚姻的落差中寻找平衡

■ 洋论结构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◎苦咖啡系列

---

# 追索



梦晨 / 主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索/梦晨著.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02.1

(苦咖啡/田鹰主编)

ISBN 7-80173-036-4

I. ①追… II. 梦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0613 号

## 苦咖啡——追索

---

- 主 编 梦 晨  
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 
责任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 
封面设计 少 羽  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排 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 
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 
开 本 787×1092 36 开  
7.5 印张 120 千字  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000 册  
书 号 ISBN 7-80173-036-4/Z·014  
定 价 1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com

# 目 录

三八节有感 .....	丁 玲( 1 )
家 .....	苏雪林( 8 )
谈女人 .....	张爱玲( 24 )
谁说草木不通情(忆冠华) .....	章含之( 39 )
墓前 .....	陈香梅( 58 )
关于爱情 .....	柯 岩( 63 )
在爱情与婚姻的落差中寻找平衡 .....	航 鹰( 68 )
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.....	张抗抗( 81 )
关于家务 .....	王安忆( 88 )
中国女性的事业和爱情 .....	陈祖芬( 94 )
站在门外的人 .....	张辛欣( 99 )
也许,这才是可靠的归宿 .....	陆星儿( 107 )
谬论结构 .....	池 莉( 114 )
距离带来亲密 .....	陈 染( 118 )
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 .....	陈 染( 120 )

“阿尼玛”与阿尼姆斯”的角色冲突	
——男女两性在恋爱婚姻中的冲突	
.....	徐小斌(128)
为你祝福 .....	韩小蕙(145)
最靠得住的是你自己 .....	韩小蕙(157)
家务事该做多少 .....	韩小蕙(163)
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.....	毕淑敏(168)
第一千次馈赠 .....	毕淑敏(172)
美丽地生活着 .....	王英琦(182)
活出女性的滋味来 .....	王英琦(193)
幻想做个好主妇 .....	蒋 韵(199)
女人到底要什么 .....	张 欣(204)
善待自己没有错 .....	张 欣(207)
邮递马车 .....	赵 玫(211)
望尽天涯路 .....	赵 玫(229)
为爱而告别 .....	迟子建(233)
谈爱情 .....	张秀亚(239)
女性的回归 .....	骆晓戈(246)
尴尬的温柔 .....	骆晓戈(252)
战争与和平 .....	骆晓戈(257)
生活爱情事业如是说 .....	周佩红(260)

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,而不会使人满意的。……

我自己是女人,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,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。……

## 三八节有感

丁 玲

“妇女”这两个字,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,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?

年年都有这一天。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,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,检阅着她们的队伍。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,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。而且一定有大会,有演说,有通电,有文章发表。

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。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羨的说:“为什么小米把

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？”女同志在医院，在休养所，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，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不能免除那种幸运：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。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。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。

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，而不会使人满意的。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，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。她们被画家们讽刺：“一个科长也嫁了么？”诗人们也说：“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，没有艺术家的首长，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。”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：“他妈的，瞧不起我们老干部，说是土包子，要不是我们土包子，你想来延安吃小米！”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（不结婚更有罪恶，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，永远被污蔑）。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，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。她们都得生小孩。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：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，抱在保姆的怀里；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，扔在床头啼哭，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（每月 25 元，价值二斤半猪肉），要是没有这笔津贴，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。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，事实是这样，被逼着

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：“回到家庭了的娜拉”。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，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。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，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热闹，不管骑马的，穿草鞋的，总务科长，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。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，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，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。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，人人不说，而且在做着的现实。

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。大抵在结婚的时候，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：一、政治上纯洁不纯洁，二、年龄相貌差不多，三、彼此有无帮助。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（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。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，甚至女性的安慰），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。而离婚的口实，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。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，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。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，和刻苦的斗争生活，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“彼此帮助”的蜜语之下结婚了，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。她们也唯恐有“落后”的危险，她们四方奔走，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，要求刮子

宫,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。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:“带孩子不是工作吗?你们只贪图舒服,好高骛远,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?既然这样怕生孩子,生了又不肯负责,谁叫你们结婚呢?”于是她们不能免除“落后”的命运。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,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,未始不被人所歌颂,但在十多年之后,她必然也逃不出“落后”的悲剧。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,这些“落后”分子,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。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,头发在稀少,生活的疲惫夺去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。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,似乎是很自然的。但在旧的社会里,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,薄命,然而在今天,却是自作孽,活该。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,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吗?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,假如是女人,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,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。

我自己是女人,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,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。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,不会是理想的,她们不是铁打的。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,和无声的压迫,她们每人都

有一部血泪史，都有过崇高的感情（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，不管有幸与不幸，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）。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，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。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，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，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。少发空议论，多谈实际的问题，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，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。

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，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。而且勉励着自己，勉励着友好。

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，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。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，得首先强己。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。而且，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：“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”的大话，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（无产阶级也好，抗战也好，妇女也好），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。

第一，不要让自己生病。无节制的生活，有时会觉得浪漫，有诗感，可爱，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。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已还会爱你的生命些。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。只有它同你最亲近，好好注意它，爱护它。

第二,使自己愉快。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,才有活力,才觉得生命饱满,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,才有前途,才有享受。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,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。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,都必须读点书,都能有东西给别人,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,疲软,枯萎。

第三,用脑子,最好养成为一种习惯。改正不作思索,随波逐流的毛病。每说一句话,每做一件事,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,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,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,是否自己可以负责。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。这就是叫通过理性;这,才不会上当,被一切甜蜜所蒙蔽,被小利所诱,才不会浪费热情,浪费生命,而免除烦恼。

第四,下吃苦的决心,坚持到底。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,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。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,而不是在月下弹琴,花前吟诗。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,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。不悲苦,即堕落。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“有恒”中来养成。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,不图舒服的坚忍的。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,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。

三八节清晨

附及：文章已经写完了，自己再重看一次，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，还有很多意见，但为发稿时间有限，也不能整理了。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，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，或许有人认为痛快。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，是很可以取消的。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。

一个人没有家的时候就想家,有了家的时候,又感到家的累赘。

只有女人才是生活勇敢的战士,她们是日日不断面对面同生活搏斗的。……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易于衰老,其缘故在此。女人为什么比男人琐碎,凡俗;比男人显得更爱斤斤较量,比男人显得更实际主义,其缘故亦在此。

## 家

苏雪林

家的观念也许是从人类天性带来的。你看鸟有巢,兽有穴,蜜蜂有窠,蚂蚁有地底的城堡。而水狸还会作木匠,作泥水匠,作埠堤起坝的功夫,经营它的住所哩。小儿在外边玩了小半天,便嚷着要家去。从前在外面做大官的,上了年纪,便要

告老回乡,哪怕外面有巴黎的繁华,纽约的富丽,也牵绊他不住,这叫做树高千丈,叶落归根。楚霸王说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。道士以他企图达到的境界为仙乡,为白云乡。西洋宗教家也叫天国为天乡。家乡二字本有连带的意义,乡土不就是家的观念的扩大吗。

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:鸟儿到了春天便有筑巢的冲动,人到中年也便有建立家庭的冲动。这话说明了一种实在情况。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巢居的鸟类,平常的日子只在树枝上栖身,或者随便在哪里混过一夜。到了快孵卵了,才著忙于筑巢,燕子便是一个例子。人结婚之后,有了儿女,家的观念才开始明朗化起来,坚强化起来。少年时便顾虑家的问题,呸,准是个没出息的种子!

我想起过去的自己了。——当文章写到转不过弯时,或话说到没有得说时,便请出自己来解围,这是从吴经熊博士学来的方法。一半是天性,一半是少时多读了几种中世纪式的传奇,便养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。美是我的生命,优美、壮美、崇高美,无一不爱。寻常在诗歌里,小说里,银幕里,发见了哀感顽艳,激昂慷慨的故事时,我决不吝惜我的眼泪。有时候,自觉周身血液运行加速,呼吸加急,神经纤维一根根紧张得像要绷断。

好像面对着什么奇迹，一种人格的变换，情感的升腾，使我忘失了自己，又神化了自己。我的生命像整个融化在故事英雄生命里，本来渺小的变伟大了，本来龌龊的变崇高了。无形的鞭策，鼓舞我要求向上，想给自己造成一个美的人格，虽然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。

那时候我永远没想到家是什么，一个人要家有什么用。因为自己是学教育出身的，曾想将自己造成一个教育家，并非想领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私人乐趣，其实是想为国储才。初级师范毕业后，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师，盲目的热心，不知摧残了几个儿童嫩弱的脑筋。过度的勤劳，又在自己身体里留下不少病痛的种子。现在回想，真是一场可爱而又可笑的梦。在某些日子里，我又曾发了一阵疯，想离开家庭，独自跑向东三省垦荒去。赚了钱好救千万穷苦的同胞。不管自己学过农业没有，也不管自己是否具有开创事业的魄力与下才，每日黄昏望着故乡西山尖的夕阳默默出神，盘算怎样进行计划。那热烈的心情，痛苦的滋味，现在回想，啊，又是一场可爱而又可笑的梦。

于今这一类的梦想，好像盈盈含笑的朝颜花，被现实的阳光一灼，便立刻萎成一绞儿枯焦的淡蓝了。教育家不是我的份，实业家不是我的份，命

定只配做个弄弄笔头的文人。于今连笑也想放下，只想有一个足称为自己主有物的住所，每天早起给我一盏清茶，几片涂着牛油的面包，晚上有个温暖的被窝，容我伸直身子睡觉，便其乐融融，南面王不易也。

家，我并不是没有。安徽太平县乡下有一座老屋，四周风景，分得相离不远的黄山的雄奇秀丽。隐居最为相宜。但自从我的姓氏上冠上了另一个字以后，它便没有了我的份。南昌也有一座儿房同居的老屋，我不打算去住。苏州有一座小屋倒算得是我们自己的。但建筑设计出于一个笨拙工程师之手。本来是学造船出身的，却偏要自作聪明来造屋，屋子造成了一只轮船，住在里面有说不出的不舒服，所以我又不大欢喜。于今这三座屋子，有两座是落在沦陷区里，消息阻隔，也不知变成怎样了。就说幸而瓦全，恐怕已经喂了白蚁。这些戴着人头的白蚁是最好拣那无主的屋子来蛀。先蛀窗棂门扇，再蛀顶上的瓦，墙壁的砖，再蛀承尘和地板。等你回来，屋子只剩下一个空壳。甚至全部都蛀完，只留给你一片白地。所以我们的家的命运，早已成了未知数，将来战争结束，重回故乡，想必非另起炉灶不可了。

记得少壮时性格善于变动，不喜住在固定的

地方。当游览名山胜水，发见一段绝佳风景时，我定要叫着说：喔，我们若能在这里造座屋子住多好！于是康，即上述的笨拙工程师，就冷冷地讥嘲我：“我看你不必住房子，顶好学蒙古人住一种什么毡庐或牛皮帐。他们逐水草而迁徙，你呢，就逐好风景而迁徙”。对呀，屋子能搬场是很合理的思想，未来世界的屋子一定都是像人般长了脚能走的。忘记哪位古人有这么一句好诗。也许是吾家髯公吧，“湖山好处便为家”，其中意境多可爱。行脚僧烟蓑雨笠，到处栖迟，我常说他们生活富有诗意，就是为了这个。

由髯公联想到他的老表程垓。他的书舟词，有使我欣赏不已的《满江红》一首云：

葺屋为舟，身便是烟波钓客。况人间原似浮家泛宅，秋晚雨声蓬背稳，夜深月影窗棂白。满船诗酒满船书，随意索。

也不怕云涛隔，也不怕风帆侧，但独醒还睡，自歌还歇。卧后从教鳅鳝舞，醉来一任乾坤窄。恐有时撑向大江头，占风色。

这词中的舟并非真舟，不过想象他所居之屋为舟，以遣烟波之兴而已。我有时也想假如有造